

天下苍生

黄河三角洲
系列长篇小说
现代篇

陈光军 陈芮伊 著

一场“兄妹相恋”感天动地的悲喜大剧
一段血性人生镂骨铭心的历史传奇
一曲黄河众生视死如归的慷慨悲歌
一部抗日军民气势恢弘的民族史诗
故事曲折，情感真实，气势恢宏
力突爱情、亲情，力挺血性、人性

山东教育出版社

天下 苍生

现代篇

黄河三角洲系列长篇小说

陈光军 陈芮伊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苍苇/陈光军,陈芮伊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黄河三角洲系列长篇小说)

ISBN 978-7-5328-8077-5

I. ①天… II. ①陈…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1029 号

天下苍苇

陈光军 陈芮伊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22.25 印张

字 数: 39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8077-5

定 价: 39.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4-2671218

目 录

001

第二十章.....	(246)
第二十一章	(258)
第二十二章	(271)
第二十三章	(283)
第二十四章	(295)
第二十五章	(307)
第二十六章	(317)
第二十七章	(328)
第二十八章	(340)
后 记	(351)

(001)	第一章
(010)	第二章
(038)	第三章
(040)	第四章
(050)	第五章
(060)	第六章
(070)	第七章
(080)	第八章
(103)	第九章
(112)	第十章
(127)	第十一章
(140)	第十二章
(151)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84)	第十五章
(199)	第十六章
(208)	第十七章
(231)	第十八章
(239)	第十九章

第一章

冬日野性的黄河入海口，西北风像一头发疯的黄牛，难得有消停下来的时候。铺天盖地的芦苇连成一体，挤挤拥拥，也在冷风抽打下嗞嗞呼号，一会儿，齐整整倒向一侧，一会儿，又呼啦啦伸展开来。雪花似的苇缨，如一床巨大的羊毛毯子，在空中翻飞着，狂奔着，遮天蔽日。

丁振龙就藏在铺天盖地的苇丛中。小伙子二十出头，个子中等，虽说瘦削了些，但却匀称结实，五官分明，两眼黑而有神，显得剽悍而血气方刚。自从去年母亲被鬼子活活烧死，父亲在黄河口与鬼子运送枪支弹药的大船同归于尽，他便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与日本人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死仇。这死仇，郁积在胸腔，蓄藏在心中，时时如黄河惊涛，奔腾咆哮，不可控制。

今天是陈家庄据点鬼子翻译魏思绪大喜的日子。他迎娶的新娘，是铁门关二十岁的美人坯子田银杏。这事，是丁振龙听自己的叔，父亲的双胞胎兄弟——保长丁迎霜说的。魏思绪，你个王八操的，自己老婆生不出崽子，就纳小妾？哼，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就得断子绝孙，就得天打雷劈，就得死无葬身之地，就得永世不得超生！等着，爷我会让你好看的！给鬼子做事，绝没有好下场！

刺骨的寒风像土匪似的，直往丁振龙脖子、袖筒里钻，他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却全然不顾。此刻，是1940年的隆冬时节。此地，是连接利津县汀河村与铁门关村唯一一条乡间土路两侧的苇丛。想到即将杀掉魏思绪，丁振龙兴奋不已：哼，狗汉奸，别整天屎壳郎趴在鞭梢上——光知道腾云驾雾，不知道死在眼前。他摸摸鼓鼓囊囊的腰间，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冷笑。

铁门关方向，响起了鼓乐、唢呐声，丁振龙探出身子，向远处瞅瞅，却没

有看到迎亲队伍。难道，这铁门关还有另外一家迎亲？

丁振龙使劲一跺脚，反正，不管有几家结婚的，这里，肯定是家住汀河的魏家迎亲队伍必经之地。

约摸一袋烟工夫，又传来一拨吹吹打打的鼓乐、唢呐声。苇丛中的丁振龙一个激灵，从腰间摸出两枚寸许长的柳叶飞刀，紧紧攥在手中。

飞刀雪亮，刀尖如冰。

披红挂花的八抬大轿上下颠簸着从铁门关方向走来，前后都有迎亲的人。年轻力壮的轿夫们似乎是在故意折腾这个即将成为汉奸小妾的年轻女人，他们扭着、颠着，或发泄着愤懑，或张扬着欢愉，直把装有新娘子的花轿颠了个七死八活。轿中的女人坚持不住，哇哇吐了起来，更刺激得年轻轿夫们越发张狂。

“哈哈……真恣儿，谁让你个贱人给汉奸当老婆来！”“痛快吧？要不，俺停下轿，哥几个再让你痛快痛快？”

轿夫们和着唢呐声，使出吃奶的劲，油腔滑调地吼了起来：

姑娘十八心思多——嗨呼嗨——

手捧着绣球找哥哥——呀呼嗨——

绣楼高哇——嗨呼嗨——

绣球大呀——呀呼嗨——

快把那绣球砸哥头——嗨呼嗨——

好让哥把那怀中馒头吃个够——呀呼嗨——

……

八个轿夫笑得前仰后合，连路边的芦苇也被花轿甩得刷刷作响。

“大哥们……饶了我吧……”轿中人哀求，却打动不了她的大哥们。大花轿颠簸得越发厉害，轿中人吐得也更厉害了。

丁振龙受到了感染，竟然忘记了自己身藏此处的目的，扯起嗓子喊了起来：“弟兄们，别理她，使劲颠！”

轿夫们齐整整扭头往发出声音的苇丛看，却啥也没看到。有个轿夫边走边大声喊道：“苇丛里的英雄，蛇有蛇道，狐有狐窝，是蛟龙就下海，是神龙就升天，干啥遮遮掩掩的？”

身藏苇丛中的丁振龙没理这个茬，狡黠地看着迎亲队伍，同时欲抛飞刀。猛然，他注意到，自己要杀的对象魏思绪怎么不在队伍里？

丁振龙盯着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那自信而深邃的眼神里，不免掠过一丝

惊讶与茫然。他拨拉拨拉苇子，往路边靠了靠，此时看得真切，这迎亲队伍一点不错，是魏家的。可早晨骑着高头大马挎着盒子手枪去迎亲的魏思绪不见了，还有，那几个保镖似的伪军二鬼子也不见了。

没有新郎官，这是娶的哪门子媳妇？没有了魏思绪，这手中的柳叶飞刀还能派什么用场？

突然，丁振龙看到，对面苇丛中，影影绰绰有人在向迎亲队伍指点着什么。苇丛里是什么人？魏思绪？土匪？还是什么乡民？其实，苇丛里鬼鬼祟祟的人不是魏思绪，也不是乡民，是土匪，是利津咸海边子上出没无常的悍匪梁老七的手下。

丁振龙没看到魏思绪，很是失望。无奈，他将两枚飞刀塞进棉袄里，然后跳到村路上，尾随迎亲队伍，向汀河方向跟去。

与此同时，芦苇包围着的乡间小路上，走来一小队神秘队伍。丁振龙疑惑，这是什么队伍？隐约中，队伍里有人在哼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奋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歌有力，气势足，过去可没听过。

黄河岸边，利津北部，方圆上百里，陈家庄是当然的中心，如果有谁把县城比作北平，那陈家庄人就敢把自己的镇子比作上海。利津历史悠久，早在周秦时代县境西南部为古陆地，属齐国，汉代属千乘郡漯沃县、蓼城县地，隋代建永利镇，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升永利镇为利津县，以当时“永利”、“东津”两地名合为县名。此地，在共产党方面来说，属于清河区，在国民党方面来说，属于鲁北行署。

陈家庄镇金家大院，有着当地最为巍峨的大门楼子。今天，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囍”字迎门贴，一场婚礼即将举行。新郎是夫人刚刚去世三个月的金家当家人、利津北部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地主金墨轩。

风停歇下来。金家二十二三岁的小儿子金雨亭等人站立门口，恭迎来宾。金家自卫队的八个彪形大汉站立两边，背枪肃立。司仪站在金雨亭前面，唱着嘉宾的名号。

“陈家庄前清秀才，风水先生，民间奇人岳世贤先生！”只见来者七十来岁，着淡灰色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胸前长髯风中飘动，一身的仙风道骨。

“贤侄啊，令尊老了老了，还能老树发新芽，老牛吃嫩草，可谓枯木又逢春，铁树又开花啊！哈哈哈哈……”岳世贤与金雨亭调侃道。

应邀参加婚礼的都是县里、镇上的头头脑脑、乡间士绅，人们纷纷道喜，

热闹非凡。金雨亭一一致谢，将客人安排在喜桌上。

金家是远近闻名的世家大户，虽然现任国民党保安团团长的儿子金雨堂因公务拖累未能回家，虽然是二婚，但老爷子的婚事依然办得风光体面。

此时，体态臃肿，身穿崭新绸缎长袍马褂，翘着山羊胡子的金墨轩喜逐颜开。别看老头儿家财万贯，可大半辈子了，对自己过世的夫人并不满意。过去，有达官贵人时常摆贺宴喜宴，自己屋里的总是拿不出手。不说人家的夫人个个地细润耐看，只说自己家的那张比男人还大了一号的胖脸，像块秦砖汉瓦似的，就让他英雄气短。但那是爹娘指腹为婚的结果，长大了，就得和人家拜堂，就不能做不得数。“秦砖汉瓦”过世后，老头儿发狠，一定再娶房年轻貌美的。

这不，打了几个月的小九九终于实现了。金五爷和年轻的新娘子拜完天地，司仪一声高嗓：“礼成！送入洞房——”

两个喜娘手挽穿着一身大红喜装、头戴盖头的新娘扭扭捏捏地向新房走去，看热闹的年轻人、半大小子乱腾了起来：“快看那三寸金莲！”“人家那腚一扭一扭多好看！”“噉——看看新娘子俊不俊啊？”混乱中，不知是谁多手，一下子，就把新娘子的盖头揪了下来。

“啊……”“啊……”

顿时，喜气洋洋的金五爷，金五爷的儿子金雨亭，还有那些认识新娘子的亲朋好友，惊呆了。盖头下，哪里是二十岁的美人坯子田银杏，站在人们眼前的，分明是一个麻子脸的丑姑娘。突然被人掀下盖头，那麻子脸毫无思想准备，此刻，也是怯怯地站立着，呆若木鸡。

怎么回事？田银杏呢？看来，今天要出乱子。

作为一方财主，金五爷在陈家庄的地位可谓是呼风唤雨，一言九鼎，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下无端遭此羞辱，不啻晴天霹雳。老头儿愤怒至极，双目喷着火，直勾勾地瞪着丑新娘，仿佛要把她一口吞掉。

突然，金五爷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金雨亭赶忙跑上前，“爹啊爹啊”地叫了起来。人们七手八脚，将金五爷抬进正房卧室的炕上。

金五爷的双眼昏暗无光，像一对荒凉的枯井，混混沌沌。老头儿呆愣了一会儿，最初的愤怒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涌满胸间，稍稍平静过后，也便只留下了一腔苍白与怅惘，他哀嚎一声：“老天爷啊，我这是作的哪门子孽啊——”双眼便紧紧闭了起来，不再理会任何一个人。

人们轻轻掩上卧室的木门，来到客厅。

新娘被调了包，大家便七嘴八舌地探究起了原因。有人怒骂这姓田的人家欺人太甚，实在没把金家放在眼里，有人指责镇上的风水先生岳世贤算的日子

不好，有人说，看来金五爷命里没有消受漂亮女人的福气。听着这些不得要领的言语，金雨亭不耐烦了：“别说了，你们瞎白话这些鸡毛蒜皮有用吗？”

岳世贤一步迈进客厅，对金雨亭说道：“贤侄，还不备马？抓紧派人去铁门关，到田家问明缘由。”

金雨亭终于醒悟过来，遂吩咐管家宋茂田，打马去铁门关，弄清原因，速去速回。

管家宋茂田刚走出大客厅，还未等出门，门外就响起了咔咔的皮靴声，房间内的人们一惊——陈家庄据点的鬼子指挥官山田一郎，带着陈家庄警备中队队长张宫豹和三个鬼子闯了进来。这山田一郎算是半个中国通，中国话说得还算不错，只是个子矮小，身形瘦弱，蓄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走起路来腰间指挥刀一摇一晃。张宫豹手中，提着一个大红的礼品漆盒。

1937年12月，日军派遣一个五百余人的大队，配有坦克4辆，汽车36部，侵占了利津县城，驻守十余日之后，撤走。但1939年1月，日军又从济南派遣一支骑兵中队约百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第二次侵占利津城。自此，日本人不断增派兵力，鬼子、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不断采取残酷的“三光”政策，联合进行“清乡”“扫荡”，小小的利津县敌伪据点多时竟达十余处，陈家庄据点就是其中之一。

进得屋内，山田一郎对金雨亭威严地说：“恭喜！恭喜！”瞧那表情、口气，根本不像道喜，反而像让人节哀。他坐下后，环视屋内众人，独独没有看到新郎、新娘，便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指着地面说道：“新郎、新娘的，这里的干活。”金雨亭忙进到卧室，叫起躺在炕上唉声叹气的父亲，走了出来。

不知什么原因娶来一个丑八怪，金墨轩本就恶心得不行，看到鬼子趾高气扬的样子，便也没给好脸：“太君，来了？请喝茶！”

山田一郎举起大拇指，说：“金墨轩，新郎官，你的，好福气，新娘子，我的，瞧瞧！”

那么丑的新娘，金五爷怎么好意思示于外人，他急忙推脱：“太君，新婚女人当天不能离开新房，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风俗。”

山田一郎一拍八仙桌：“八嘎，那是，支那人的风俗，如今，大日本皇军的天下，你的，违抗命令？”

金墨轩怯怯地说：“草民不敢，中国人的风俗、礼数，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悖逆不得，否则，就上有愧于祖宗，下对不起后代了。”

山田一郎脸色大变，猛地站起来抽出指挥刀，恶狠狠地吼道：“不让瞧？你们，统统死啦死啦的！”

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岳世贤站了起来：“太君，老朽才疏学浅，但知道你们日本人尚儒知礼，想必山田太君不会不知道三纲、五常等等做人的道理、为人的礼数吧？”

山田一郎在国内时就对中国文明感兴趣，来到中国后，更是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知道这个岳世贤，但一直没有机会交流。看到岳世贤说话，便将指挥刀插入刀鞘，说：“你的，何话要说？”

“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是为‘三纲’，仁、义、礼、智、信是为‘五常’。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任何人，做事为人既要懂礼数，更要讲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凡不讲礼数的人，舌生疮，肝火旺，凡不讲信用的人，元气损，脾胃伤，最终，必将失德于天，失信于地……”

山田一郎变了脸色：“八嘎，难道，你在说，我的，失德于天，失信于地？”

岳世贤处变不惊：“不，我希望太君你大慈大悲，宽厚仁爱。”

山田一郎走到岳世贤跟前，拍拍他的肩膀：“你的，良民的干活，抽时间，我和你，嗯，切磋切磋。”然后，他从张宫豹手中接过大红的礼品盒，来到金五爷跟前：“我的，贺礼，你的，收下！”

金五爷连连后退：“不，不，我怎么能收太君的礼？”

张宫豹脸色一沉：“太君的礼品，你敢不收？”

金五爷一看这架势，不收显然无法过关，连忙说：“好，谢谢，我收！”说着，接过来，放在八仙桌上。

山田一郎笑了：“新娘子的，以后再看，我的礼品，新娘子好好享用！日中，亲善大大的！”说着，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迈步向门外走去，咔咔的皮靴声，愈来愈远。

待鬼子离开，金雨亭走向鬼子的礼品盒，左瞧瞧，右看看，这是什么呢？众人纷纷向后躲避。

金五爷命金雨亭喊来自己家的自卫队队长姚来福：“来福，去，把它拿到院子里，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姚来福身子哆嗦着，指指自己的鼻子：“老爷，由我来打开？小鬼子的东西，不、不会是炸弹吧？我家里有老娘，我还没娶媳妇……”

“混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金五爷管你吃，管你住，发着你银两，不让你个奴才来开，让谁来开？退一步讲，即便它就是炸弹，金家需要你这条不值钱的身子，你还能有二话？去！”金五爷生气地指指院子。



姚来福慢慢走到礼品盒跟前，小心翼翼地提起礼品盒。有人递来一把剪刀，他右手接过，左手提着礼品盒，心怦怦跳着，悲壮地走到院子开阔地带。众人躲得远远的，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姚来福弯腰放下盒子，直起身舒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弯腰想剪断盒子的红绳。突然，他又像想起什么，站起来向四周看了一圈，见人们都躲得很远，便用剪刀将红绳剪断，扔下剪刀，心一横，双手猛然提起盒盖，狂呼道：“炸了——炸了——”向金五爷等人所处的方向跑去。

在姚来福狂呼“炸了——炸了——”的时候，人们纷纷卧倒，有几个神经比较脆弱的，干脆掉头就跑。

“炸弹”竟然未炸。

足足过了半袋烟工夫，人们才从地上心惊胆战地慢慢爬起。金五爷长舒一口气：“咳，不是炸弹！来福，再去看看，是个啥？”

姚来福这回不害怕了，他走到盒子跟前，定睛一看，啊了一声，原来，盒子里竟然放着一条小小、干干、丑丑的肉棒。姚来福喊金五爷：“老爷，你快来看，这是啥？”

金五爷等人来到盒子跟前。姚来福问：“老爷，您看是不是狗鞭？”

金五爷看出来，那不是狗鞭，而是一条人鞭。他气血上涌，浑身战栗，继而破口大骂：“我操你日本八辈祖宗，你们这些孬种、畜生，你们不得好死……”再看金雨亭，也是气得牛眼怒睁。

正在金五爷破口大骂鬼子的时候，管家宋茂田喘着粗气跑进房间：“老爷，麻烦大了，麻烦大了，新娘被调包，不是田家干的，而是鬼子翻译魏思绪干的。这事，我还是听铁门关一个大表哥说的，我不信啊，便快马跑到汀河，果不其然，魏家现在正在大办喜宴呢。”

金五爷不敢相信这匪夷所思的事是真的，可在自己家干了十几年的大管家言之凿凿，由不得他不信。他铁青着脸，对金雨亭说：“雨亭，看看，看看，真正的日本鬼子欺负我们，他姓魏的二鬼子也不把我们金家放在眼里。啊，我是说，他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也不把你放在眼里，他还不把你哥那个国民党保安团团长放在眼里。金雨亭，你给我跪下！”

金雨亭扑通一声，跪在了青砖地面上。

“女人被人抢走，这是金家几百年不曾遇到过的奇耻大辱。我问你，你还是金家的子孙吗？”金雨亭跪在地上：“爹，我是金家的子孙。”

“好，既然你是金家的子孙，我命你带着我们的自卫队，把金家的女人抢回来。至于那姓魏的，将来由你哥去收拾。”

金雨亭跪着不动。金五爷呵斥：“听到没有？”

“爹呀，我哥也不在家。我看这个事，得从长计议。”金雨亭从小就谨小慎微，不像他哥金雨堂，胆大妄为，更为关键的是，他不想得罪魏思绪，因为直到现在，他的心里，仍然装着魏思绪的妹妹魏思颖。

“啪！”金五爷劈头就在金雨亭脸上掴了一记耳光，直打得金雨亭在青砖地面上滚了一个圈。金五爷浑身哆嗦，怒吼道：“计议你娘那个腚！我让你顶嘴，熊样！窝囊废！人家把你的娘抢走了，你还在这里从长计议？今天晚上，人如果在魏家过了夜，金家的列祖列宗、子孙后代都饶不了你……”

金雨亭忽地爬起来，大声喊道：“姚来福，备马，带上你的自卫队员，跟我去汀河……”

几乎在金家举行婚礼的同时，骑着高头大马的魏思绪在前，八抬大轿在后，一支迎亲队伍来到汀河东村的魏家大院门前。回程的路上，魏思绪及其随从没有走在新娘的轿子前面，而是远远地跟在了后面。

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汀河是一个离黄河不远的古老村落，位于历史上著名的铁门关西北边，也就三四里地的样子。在利津，有“先有汀河街，后有利津城”之说。至于这“汀河”的来历，据说，早年间汀河叫丰国镇，一个因得罪朝中权贵而为奸党所害的朝廷命官被贬至此，他很喜欢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岸芷汀兰”一词，联想到这地方紧靠大清河（即黄河），且百姓希望天下太平，河清海晏，故为丰国镇取名“汀河”。也就是说，这汀河是“岸芷汀兰，河清海晏”之意。常言道，水大好藏龙，林密好卧虎。作为方圆几十里知名的大村庄，历史上，汀河出过不少官吏、文人、地主、富商、逸士、巧匠。当然，十个指头不一样长，一地既出名人义士，也出泼皮坏蛋，不必大惊小怪。

如同陈家庄的金家大院一样，魏家大院则是汀河的名门大家。陈家庄、汀河一带，是利津县地主的集结地，仅汀河一个庄，市亩两千亩以上的地主就有十来个，如裴家、曹家、林家、任家、崔家、荆家、姚家，等等，其中也包括魏家。这些地主，不仅霸占了当地的良田，就连周边村镇的一些土地，也被他们买了下来，变成了自己的独立小王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盖因过去汀河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盐滩，许多人家开着盐场、盐行，再加上附近的铁门关曾是明清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水陆码头，商业发达，有钱人多，这些人有了钱便置地、盖房，所以大地主也就多了起来。

然而，作为当地的两大家族，世代代的土地争夺早已让魏、金两家恩怨



不断。

魏思绪结婚多年，老婆没有生养，他一直想纳个小妾，为他生儿育女。千挑万选，终于看中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坯子田银杏。可上个月，自己好不容易相中的俊闺女，竟然让那个土埋脖子的老朽占了先机，金家抢先给田家下了聘礼。这么好的女人绝不能便宜了那个老不死的，于是，他也来到田家，差人将还没拆箱的金家聘礼扔到路上，撂下自己家的聘礼，扬长而去。

昨天下午，魏思绪听到一个让他如雷轰顶的消息——第二天早上，金五爷将要迎娶田银杏。他慌了手脚，如果让那个老朽将银杏儿娶走，自己将两头落空。于是，他临时决定来个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用他一个爱慕虚荣的丑表妹以假乱真。他想，只要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生米煮成熟饭，你金五爷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咱们两家经常互相得罪，再得罪一次又有何妨？

锣鼓喧天，唢呐齐鸣。银杏儿抓着轿门，死活不肯下轿，哭着喊着要让人把她送回铁门关，要不然，就死给人们看。八个轿夫没了辙，只好把花轿一直抬过大门楼，抬到天地神位前。可一个柔弱女子，又能做得了怎样的反抗，于是乎，银杏儿被连搀带架又加绑地逼着拜了堂。

魏家大院分前后两院，前后院各十二间正房，另有东西厢房。前院正房右面的六间，是魏思绪父母住过的房间，老人故去后，一直闲着，左边六间是魏思绪住的房间。后院除有在济南上学多年未回来的妹妹魏思颖的房间外，其他，主要由家丁、长工住着。但由于魏家人丁稀少，偌大个院子，平时显得人气不足。

二十余张桌子在魏家前院依序排开，上面早已摆好了藕盒、卤肉、虾蝌、豆腐丝等四个六寸冷盘，坐席的人稀稀拉拉，最终，勉强凑够了四桌。魏思绪一生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胸佩大红花，在现场走来走去，看到来喝喜酒的人不是一般的少，他难免伤心。唉，不怨亲朋好友，不怨汀河庄的乡亲们，要怨就怨自己，谁让自己总在日本鬼子跟前晃来晃去呢？

正因为来的人少，丁振龙也就有幸混进了喜宴现场，并且堂而皇之地坐在了桌上。他不时瞄一眼来回走着的魏思绪，寻找下手的机会，可到处都是人，且五六个二鬼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喝酒的人。丁振龙觉得不便下手。先喝酒、吃肉，要想结果这汉奸，得讲究个神不知，鬼不觉。哼，我这钢钩还抓不住你这琉璃球？

一个小伙子托着红漆木盘，一嗓子“丸子来了！”将一个盛着猪肉丸子的碗放到桌子上。丁振龙看了一眼碗，不满地说：“‘八耶碗’量这么小啊。来，不管它了。街坊们，我敬大家一杯！”丁振龙端起酒盅，得到满桌的男人响应后，

一饮而尽。

在利津，结婚待客最常规的菜是“八个碗”，当地土话叫“八耶碗”，先是四大碗肘子、鸡、清汤丸子、鱼，再是四大碗排骨、片肉、杂烩、四喜丸子。平时吃不到“八耶碗”，此时正是给肚子添点油水的好时机。利津男人爱喝酒、能喝酒，一场喜宴，不出几个醉汉，便觉得不过瘾、不热闹、不喜庆。“八耶碗”正一碗一碗地端到桌面上，丁振龙举起筷子：“来，老少爷们们，吃菜，吃菜！咱们边喝酒，我边讲个笑话，大伙听不听啊？”

“听，听！来荤的，来荤的！”男人们来了兴趣，借着酒劲，咋咋呼呼。

丁振龙绘声绘色地大声说道：“话说，那东北满洲国，鬼子横行，汉奸遍地，男盗女娼，百姓遭殃。有这么一个学问大却良心坏的狗汉奸，他呀，娶了个老婆总是生不出孩子。这小子每到晚上，就熊他老婆：‘你看看人家的女人，生孩子就和下小猪一样，可你那破地咋就那么荒凉呢？’女人委屈啊，就说，别赖我，我告诉你，不是我的地荒凉，而是你那种子不地道，不信你让我出去借个种试试，肯定能长出好高粱……”

男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纷纷嚷道：“用俺的种子，用俺的种子！”

其他桌上的酒客直往这边瞅。站在远处的魏思绪听得真真切切，他显得有些怒不可遏。

“狗汉奸哪会给荒凉的破地机会，他很快就纳了个小妾。还真不是吹的，那小妾，地壮兴，不知不觉肚子就鼓了起来。一天，来了个算命的黑和尚。那狗汉奸看着小妾的肚子，来了兴致，要和和尚给算一算，他说：‘我这夫人有喜了，你看，是弄璋呢，还是弄瓦？’这弄璋、弄瓦，是生男孩、生女孩的意思，和尚哪懂，便含含糊糊地答道：‘璋也弄，瓦也弄。’汉奸大怒，痛骂和尚是无能之辈。谁知道，一个月后，那小妾生下了一男一女，既弄了璋，还弄了瓦。从此，在满洲国，这和尚名声大振，被誉为‘神算’。”

一个汉子喊道：“看看人家，左娶一个，右娶一个，可轮着咱娶媳妇了——大闺女没了。不行，咱也得开垦块荒地，弄璋、弄瓦去。”

“这大老婆看黑和尚那么有能耐，便设法找到了他。你说咋的，十个月后，这大老婆也生下了一男一女，不过，这俩孩子长得黑黑的。咱这汉奸老兄便问黑和尚，你是咋让我老婆既弄了璋又弄了瓦的。和尚说，凡是汉奸的老婆，用我的种子，我都能让她弄璋、弄瓦。”大家哄堂大笑。

魏思绪瞪着丁振龙，慢慢向这边走来。

喝了一口酒，有人神秘地对桌上的人们说：“你们注意今天新媳妇那大脚片子了吗？那白生生的十个脚趾头恐怕会乱动弹，像个怪物似的，真是家



丑啊!”

丁振龙接过话茬：“老哥你这话就不对了，你知道那大脚叫啥，那叫天足，我喜欢。三寸金莲有啥好，不说过日子扫地做饭、种庄稼摸镰扛锨不利索，就是怀上狗崽子，三寸金莲也撑不住啊!”

魏思绪站在了丁振龙身后，满桌的人都缩头缩脑地看着丁振龙。正在兴头上的丁振龙却没发现异常，他继续咋呼道：“咳，要是用上那黑和尚的种子，这魏思绪的大脚小妾也能给他弄个璋、弄个瓦。不过，要能生，也只能是生黑璋、生黑瓦。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呵呵呵呵……”

丁振龙自己大笑起来，然后，由大笑变为怪笑，由怪笑变为傻笑，笑了好一阵子，才慢慢止住。

同桌的汉子们却怯生生的，一个个直吐舌头。“你们怎么不笑啊?”丁振龙这才感觉不对，一回头，发现脸色阴沉的魏思绪正恶狠狠地站在自己身后。

魏思绪一把抓住丁振龙的脖领子：“你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敢在你魏爷爷头上拉屎撒尿!”虽都是汀河人，但两三千人的大村子，一个是东村，一个是西村，且这几年魏思绪一直在日本，丁振龙也在外地学武，就难免互不认识。

丁振龙假装害怕，连连躲避：“魏长官，我可是老实巴交的孩子。”

“你他娘还老实巴交?刚才是谁又是种子土地，又是弄璋弄瓦，胡说八道的?”

“嗨，不说不笑不热闹嘛，你咋这么不识闹?难道今天大伙都在这里哭你死去的爹、死去的娘，你才高兴?”说完猛然回身，一翻手腕，抓住对方用力一推，魏思绪便忽地跌坐出去，正巧撞在一张酒桌上，桌子便稀里哗啦地翻倒在地上，杯盘酒菜摔得满地都是。

“小杂种，你他娘真疯了?”魏思绪爬起来，命令他的卫兵，“快，把这小子给我抓住!别开枪，捉活的!”

一个伪军叫嚷着蹿上来，与丁振龙打斗在一起，最终，一记重拳，那家伙便钻进了桌底。几个伪军发出怪叫声，冲了过来。丁振龙一声怒吼，腾空跃起，一脚一个，几个人便被踹得东倒西歪。

整个酒席彻底乱了套。酒客们纷纷躲到墙边，酒桌旁，只剩下丁振龙、魏思绪和他的卫兵。

他娘的，看着不咋的，这兔崽子还有些功夫!魏思绪愤愤地想。伪军们不服气，一起扑过来，要生擒丁振龙。丁振龙从怀中掏出一枚手榴弹，然后左右腾挪，在酒桌间转开了圈子，他边躲边掀翻一张张酒桌。好好的喜宴，此刻一

片狼藉。

魏思绪见此刁钻古怪的青年人身手不凡，终于痛下决心，管它是不是新婚之日，先结果了这小子再说：“开枪，给我开枪！”

“姓魏的，你等着！”突然，轰的一声，手榴弹炸响了，碎裂的桌椅板凳呀、酒呀、菜呀都一股脑儿地蹿向空中。待一切安静下来，年轻人早已不知去向……

咣、咣、咣……“姓魏的，开门！”金雨亭、姚来福使劲砸着魏家大院两扇大门上的大铜环。本来，今天是魏思绪新婚大喜的日子，大门是敞开的，但那年轻后生一闹事，大门又被关上了。此刻，新娘子被调了包，金家便气势汹汹找上门来。

“缩头乌龟，姓魏的！”“强抢民女，姓魏的！”十个金家自卫队队员扛着枪，在门外一唱一和地狂呼乱叫。

刚刚从围墙上跳出的丁振龙，本来想逃离魏家，可当听到大门口的喊叫声，他来了兴趣，心想这姓魏的看来真是坏到家了，不光我和他对着干，这不，还有别人。不行，不能走，我倒要看看是哪路豪杰这么有种。

狂呼乱叫起了作用。魏家大门缓缓打开，魏思绪和五六个汉奸迈出了大门，他装作没看见金雨亭，大吼道：“是谁狗胆包天，敢和魏家叫板？”

金雨亭双眼直盯着魏思绪，慢慢地说：“魏长官，您不会贵人多忘事不认识我了吧？我来问问，我爹今天给我迎娶的小后娘田银杏，是不是来你府上做客了？”

“呵呵，呵呵，哈哈哈哈……稀客，稀客！金雨亭，咱明人不说暗话，巧了，我的新娘子，也叫田银杏，至于你说的亲娘、后娘，我一概不知。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你要知趣，我给你杯喜酒喝，你要不知趣，休怪我不客气。”说着，魏思绪一挥手，伪军们向前跨了几步，逼得金雨亭等人直往后退。

看着当地两家横行乡里的大户人家在争一个村姑，许多乡民觉得好奇，便都围在大门口看热闹。

见魏思绪不讲理，金雨亭想求得乡民们的声援，他回过头，大声说道：“乡亲们，你们给评评理。上个月，我们金家与田家订了婚，田银杏的娘收了我们家的彩礼。”

“胡说，你们家曾给田家彩礼不错，但人家早已退给了你们，这我是亲眼看到的，还是我的手下帮着田家，把你们的彩礼扔到路上的。那个家，是田银杏的爷爷、奶奶当家，人家真收的彩礼，是我的。”